

责任重于泰山

——电视剧本选

王理著

鲁新登字第3号

责任重于泰山

王 理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615710

印刷者：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375 印张 2 插页 209 千字

1992 年 2 月第 1 版 199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29—0737—6

I·659 定价：5.20 元

序

公安部消防局局长 陈文贵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王理同志创作的《责任重于泰山》一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本书，主要收集了作者近几年来业余创作的有关消防内容的电视文学剧本和电视专题片文学本。篇目虽然不多，但是，它所摄取的生活面还是比较广泛的。其中，有反映公安消防队员在血与火、生与死的搏斗中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有反映企事业专职消防队员紧张而有秩序的生活片断；也有反映广大人民群众自防自救的献身精神和广大消防指战员在保卫国家财产与人民生命安全的抢险救灾中一幕幕动人的场面……尽管这些作品所刻划和表现的人物及其生活，就我们整个消防事业来说，只是沧海的一支小溪。但它仍不失为一个窗口。它真实地再现了我们广大消防工作者的辉煌业绩和众多消防卫士的光辉形象以及消防指战员的精神风貌与勇往直前的战斗风采，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

消防事业是人类永恒的事业。做好消防工作对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文艺作品来歌颂为这一事业而献身的英雄们，发扬正气，激励先进，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是时代赋予的使命。

近几年来，消防部队的影视文艺创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令人欣慰；但是，我们也清醒地感到还存在差距。就反映我们消防部队题材的作品而言，无论是从题材面的拓展上，还是从塑造当代消防指战员的典型形象上，或者是从表现手法和艺术形式上，都还不够丰富多彩，更缺乏史诗般震聋发聩的作品。借这本书出版之机，我希望消防部队的宣传工作者，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素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经常深入火热的战斗生活，辛勤笔耕，积极开拓。同时，也希望社会各界的文艺工作者对消防事业给予更大的支持，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来。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非常重视和关心消防事业。他在上海工作时，曾讲过一段颇具哲理的话：“隐患险于明火；防患重于救灾；责任重于泰山。”愿我们发扬江总书记倡导的“责任重于泰山”之精神，以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为主旋律，谱写出一曲曲英雄的正气歌，为发展消防文艺创作，振兴消防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1990年10月21日 于北京

目 录

电视文学剧本

高高的云梯.....	(1)
烈火柔情.....	(49)
天 职.....	(92)
吉星高照.....	(176)
古 冢.....	(202)

电视专题文学本

责任重于泰山.....	(279)
为了民族的瑰宝.....	(284)
大江英魂.....	(290)
后 记.....	(295)

高高的云梯

上 集

1.序幕

这是一座古老的城市。

古老的建筑和高层楼房掺杂在一起；巍峨的城墙和车流、人流溶和在一起；蓝天上阵阵鸽哨和浓荫中不息的蝉鸣汇集在一起……

都市，古老而又年轻的都市。

随着镜头轻轻的摇动，都市边，群山下一座颇具规模的古建筑展现在我们面前。

随着观光者、朝拜者的脚步，我们走进了香烟缭绕的殿堂——众神像金碧辉煌，进香膜拜者虔诚肃穆。

朱门下，秦凤鸣和几个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悄悄地拍下了这里的一切，她和同事们不愿破坏这里庄严的氛围，尽量压低声音耳语着。

突然，殿外人声嘈杂，脚步慌乱，隐约传来急切的呼声：“后殿失火了。”

殿内香客等如梦初醒，木然起身，当即夺路而出。

浓烟滚滚，扑面而来。

游人惊乱，慌不择路。

浓烟和烈火翻腾着……

一只手迅速地拨动着红色电话机……

消防队红色的大门内冲出警灯闪烁的消防车……

警灯闪烁，警笛频传……

烈焰吞噬着殿堂，火场一片混乱……

十几辆消防车包围了火场，消防队员纷纷进入战斗岗位。

一部云梯车迅速升起云梯，云梯直刺浓烟滚滚的高处。

(定格)

片头字幕急速推出：

高高的云梯

2.字幕衬底（陆续推出职员字幕）

古建筑被浓烟烈火包围着。

高压水枪的水柱抽打着烈火。

消防队员使用挂勾梯上楼入窗。

消防队员在向外搬运文物、经书。

指挥车上，文长春手持话筒，指挥战斗。

肖永平冲进烈火。

不断增援的消防车、警车、救护车，接连赶至现场。

秦凤鸣和同事们抢拍火场战斗的场面。

肖永平从殿内断木下，抱出一受伤的和尚。

文长春在指挥着。肖永平背和尚刚冲出浓烟，一火团砸了下来……

火，充满画面。

3.医院病房

病房里的一切，都是洁白的。

输液瓶中的药液，静静地滴着。

护士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望着输液瓶。

肖永平静静地躺在床上，两只眼睛无神地望着天棚。

护士撤掉输液导管，轻轻走出病房。

4.医院走廊

护士走出病房。

文长春和马明昌站起迎了过去。

文长春探询的目光落到了护士那职业性冰冷的脸上。

女护士：“请遵医嘱，不得探视。”

文长春和马明昌欲说明理由，跟在护士的身后。

坐在他们背后长椅上一直未动声色的秦凤鸣，看着他们走后，悄悄地站起，推开了病房的门。

5.病房内

秦凤鸣悄悄走近病床，坐在方才护士坐过的椅子上。

肖永平伸出没有负伤的左手，但眼睛却仍望着天棚：“让我自己来试体温。”

李凤鸣递过一支精致的笔。

肖永平看都未看，将其插进腋窝。

秦凤鸣轻轻地笑了，拿起了桌上的小镜子。

肖永平似乎觉出了异样，抽出“体温计”，看了看，忙坐起来，把疑惑的目光送到秦凤鸣的身上，有些尴尬地笑着，把笔还给了秦凤鸣。

肖永平：“谢谢。您是……”

秦凤鸣：“班长同志，我不愿别人向我提出问题，只希望别人回答我的问题。”

肖永平：“噢，那您是预审员？”

秦凤鸣：“并不完全错，只不过谈话的对方经常是好人。”

肖永平：“这我倒很感兴趣，因为刚刚见面，您就给我下了定义，虽然并不完全对。”

秦凤鸣把小镜子放在桌上，从风衣中取出一个小本：“您刚刚照完镜子，心里一定高兴。”

肖永平：“不，是侥幸。一场火过来，没在脸上留下个纪念。他停顿了一下，“看来，您对烧伤患者的心理，很有研究。”他仔细地看了看她手中笔记本的封面。

秦凤鸣：“可我的职业，却让我研究另外的心理。”

肖永平：“是啊，我很理解，可能又会使您很失望。”

秦凤鸣：“那就要看我的本事了。”

肖永平：“我当时也没什么豪言壮语，请您原谅。”

秦凤鸣干脆收起了笔记本：“那你就不怕我给你编几句吗？”

肖永平：“我想您不能。”

秦凤鸣：“为什么？”

肖永平：“您是记者。真正的记者，不应当是寓言家。”

秦凤鸣这时倒有些不解了：“记者？您认识我？”

肖永平：“我认识您采访本上的字。”

秦凤鸣拿出笔记本看着。

肖永平：“西京市电视台专题部。”

秦凤鸣笑了：“秦凤鸣！”她伸出右手，又收回，伸出左手握住了肖永平的左手，“请祝我采访成功！”

6.医院门口

文长春和马明昌在门前徘徊。

一辆油罐车急驶至门前停下。司机魏凤凤跳下车。

文长春：“凤凤！”

凤凤：“长春，我表哥怎么样了？”

马明昌：“护士看得太严，怕烧伤感染，一律不得探视。”

长春：“我爸爸和队上的战友们都不放心，让我俩来看看。”他一边说，一边指着手中拎的一大袋慰问品——水果、罐头、饮料……

凤凤：“我有办法，交给我吧！”

马明昌看看文长春，又看看凤凤，轻轻捅了一下文长春，示意让他和凤凤一起去：“……我得回避一下。”

文长春：“胡闹！”他嗔怪地对马明昌说，“凤凤，我们先回去了。”

凤凤：“等一等，我用车送你。”

马明昌：“那我只好一个人走回去了。”他佯装不满地走下台阶。

文长春：“不用了。”他刚迈步，看到广场上的油罐车，又回头叮嘱道：“凤凤，开这种车可得小心点儿！”

凤凤笑了笑：“没事儿！”

7.病房

秦凤鸣和肖永平正在谈着。

肖永平：“……我父亲就在那次大火中，牺牲了……”

秦凤鸣：“那您这是子继父业了。”

肖永平：“可是我母亲对我总是不理解。前几天我报考消防学院古建筑防火进修班，她心里就很不高兴。”

秦凤鸣：“也许这是母爱的体现。”

肖永平：“可对我却是一种痛苦。”

门轻轻地开了，凤凤探进头又赶紧关上门退了出去。

秦凤鸣走过去。

凤凤：“对不起医生，我把东西交给表哥，就走。”

秦凤鸣笑了。

肖永平画外音：“进来吧，凤凤。”

8.医院门口

凤凤和秦凤鸣登上驾驶室。

油罐车开出医院。

9.市区

油罐车在闹市区中行驶。

秦凤鸣也许为了赶走市区嘈杂的声音，摇上了车门玻璃。

凤凤看了看，也下意识地摇上了玻璃。

凤凤：“也不知道都出来干嘛？街上的人一天比一天多。来，听一段音乐吧！”

她掀开了录音机，传出了《一路平安》那深情、舒婉的乐曲声。

凤凤：“您什么时候和我表哥认识的？”

秦凤鸣意识到了她的误解：“刚刚认识。”

凤凤：“你们两个都是好眼力呀？”

秦凤鸣无奈地笑了笑，生怕她再说出让更出格的误解话，指了指遮光板上方贴的那张小标语——“行车中请勿谈话。”

凤凤看了她一眼，笑了。

油门，被踩到了底。发动机的轰鸣声盖住了乐曲声。

突然，发动机声嘎然而止。

车，抖动了一下，停住了。

10.郊外公路

凤凤跳下车，打开机器盖修车。

秦凤鸣在一旁帮忙。

《一路平安》的乐曲仍在响着。

秦凤鸣：“你喜欢这首曲子？”

凤凤：“是的，除了迪斯科，我最喜欢它。”

秦凤鸣：“特殊的兴趣一定有特殊的原因。”

凤凤笑了：“因为是特殊的人送给我的这盘磁带。”

一辆进口载重车风驰电掣般地擦着凤凤身边掠过。

凤凤：“又是一个不要命的。”她指着远去的汽车骂道。然后用棉纱擦着手，“好了，上车。但愿这老爷车，能把我们送到消防学院。”

两人重新上车。

车，驶向远方。

11.市街

夜晚，古老的都市的街道，华灯初放，汽车灯光点点……

文长春和凤凤在人行道上漫步。

凤凤：“我和姨母说了好几次了，可还是不行。看来，她是

从心里不愿让永平哥干这行。可永平哥也铁了心了，非要在古建筑防火上搞出点名堂不可。”

长春：“我爸爸对这事也很为难，他说李阿姨的心情可以理解，常言人生有三大不幸，她已经遇到了两大不幸，晚年如果再让她遭受一次，这实在是……”

凤凤：“可你爸爸不是说过，永平哥是个好苗子，很有培养价值吗？”

长春笑了笑：“正因这样，他才矛盾重重。”

凤凤：“我要是他呀，宁可得罪情人，也不扼杀一棵好苗子。”

长春：“如果两全其美，岂不更好吗？”

凤凤：“我看不可能。姨母的工作也不一定能做通。”

两人走到了公共汽车站。

一辆公共汽车驶入站台。凤凤登上汽车和长春招手。

长春：“没关系，车到山前必有路！”

12.院会议室

消防学院会议室，与会者坐在长桌两旁的软椅上。

室内烟雾缭绕，会议显然已进入尾声。

院长秦舟坐在中央，主持会议。

教务主任李雅梅正在发言：“……我的意见，这条路子应该堵死。”

文桐教授摘下眼镜擦了擦，又重新戴上。

李主任发言：“这次古建筑消防进修班的录取条件，不能因人而异。不错，肖永平是我的儿子，这次成绩也不错。而且最近又立了一等功。但他的身体条件，不符合招生规定。做为母

亲我希望他能录取，深造深造。即使以后退役，也算军地两用人才嘛！可感情终究是个人的，原则是不能动摇和改变的。我的话完了，秦院长。”

秦院长点了点头，站了起来，若有所思地踱着，然后重新坐了下来：“我刚刚到任，对这次招生工作的情况不太熟悉，我还想听一听更多的意见和想法。”

文教授：“李雅梅同志的意见很有道理，我原则上同意。但我觉得，肖永平的问题要慎重处理，具体分析……”

轻轻的敲门声：“报告！”

秦院长等人向门口望去。

秦院长：“进来！”

门推开，走进的是肖永平，他立正、敬礼。

与会者不解地望着他。

肖永平：“报告首长，我叫肖永平，我…我想说……”

李雅梅站起，严肃地：“永平，我们在开院务会议，你应该懂得。”

肖永平：“妈，您就让我……”

李雅梅：“请你马上退出去。”

秦舟走到肖永平身边：“肖永平同志，会后我们再谈，好吧？”

肖永平：“首长，请原谅我。我父亲就是牺牲在火场上，牺牲在云梯上的。那是普昭寺的大火，那次的火真大呀，战友们把他抬下来时，谁也认不出他了，衣服一片片地往下掉，血一滴滴地从烧焦的肉里渗出来，他疼得抓起两把土，使劲地喊……可声音越来越弱，我记住了，全记住了。他说：‘这么烧下去，祖先留下来的财富还能挺几天呢？救救古建筑吧……’他

和普昭寺一起走了，再也回不来了。首长，我是受过伤，可这不影响我当一名消防兵，更不影响我到学院……”

人们把目光集中在秦舟身上。

李雅梅慢慢地站起来，推开门走出了会议室。

13.校园小路

林荫路上，李雅梅步履沉重地走着。

秦凤鸣骑着一辆白色的摩托车迎面驶过。

14.院部门前

肖永平沮丧地绕过花坛走来。

白色摩托车停在他的身旁，秦凤鸣摘下头盔。

肖永平：“是你？”

秦凤鸣：“奇怪吗？你没想到我能帮你的忙吗？”

肖永平：“谢谢！你大概鞭长莫及。”

秦凤鸣：“那也不能望洋兴叹啊！跟我来，咱们试试可以吧？”

肖永平：“试试……”他疑惑不解地望着她，然后下意识地顺从了她。

两人走去。

15.秦舟家外

秦凤鸣在一座小楼的门外掀响了门铃。

肖永平：“这不是秦院长家吗？”

秦凤鸣：“怎么？不可以来吗？”她笑着说。

保姆开门，秦凤鸣、肖永平二人走进楼内。

16.湖畔

李雅梅孤身一人，踌躇着。

波光闪烁的湖水，空旷的湖区，响起了画外音：“永平，这几件生日礼物，你最喜欢什么？”

童声画外音：“坦克、飞机、娃娃……爸爸，我最喜欢这支水枪，小水枪……”

笑声回荡在湖面……

17.秦舟家内

肖永平和秦舟的谈话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了。

秦舟撤灭又一支香烟，站了起来。秦凤鸣送来饮料，放在两人的面前。她开启了一听饮料，把秦舟按在沙发上：“爸爸，您倒是表个态呀！”又将一听饮料递给肖永平。

秦舟看看女儿，又看看肖永平，笑了笑：“我向来反对在家里谈公事，今天破例了。凤鸣，希望你以后别再给爸爸出难题了。”

凤鸣：“爸爸，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秦舟：“好吧，你的理由很充分，我同意院务会重新审议。”

肖永平兴奋地站起来，不知说什么好，他满面喜悦地向秦舟敬了一个军礼。

18.文教授家

文教授正埋头写作，听见敲门声，回过头来，边摘眼镜边说：“请进。”

李雅梅走了进来，却没和文教授打招呼，把带来的饭盒放

在文教授面前，然后帮助文教授整理着房间。

文教授打开饭盒，里面盛满水饺：“太好了，来，一起吃吧。”他拉过一把椅子。

李雅梅：“你自己吃吧。”

文教授盖上了饭盒：“怎么，还生永平的气吗？”

李雅梅轻轻地叹息了一声，坐在文教授旁边：“孩子大了，生气有什么用？”

文教授：“我看他不错，很像他爸爸。”

李雅梅：“就是让你夸的，整天琢磨着什么古建筑防火。三天两头负一次伤，我真担心，有一天他……”

文教授：“你也许不理解孩子。”

李雅梅：“可我是他母亲。”

文教授：“正因这样，你才不理解他想的什么，干的什么？老李，古建筑消防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他了解了这一点并且开始钻研了，这不很好吗？能进进修班系统地学习深造，机会难得呀！”

李雅梅：“做为教务主任和母亲，我何尝不想让他有这个机会。自从他当了消防兵后，没有一天我睡过安稳觉，心总像吊在云梯上，也许我再也经不住打击了……老文，你是应该理解我的，帮我劝劝他，赶紧复员转业，考个别的什么学校吧！”

文教授：“人各有志，不可勉强，我看他在这方面会有出息的。”

李雅梅：“这么说你也支持他？”

文教授：“是的，明天复议时，我将投赞成的一票。”

李雅梅听到这，生气地站了起来，拿起了饭盒，重新装在提兜里，拉开门：“我代表永平谢谢你。”欲走。